

黄炳辉口述 罗珊 陈思整理

浮世剪影

——一位耄耋老人的自白

上海人民出版社



014035887

K825.46
196

口述 罗珊 陈思整理

浮世剪影

——一位耄耋老人的自白



K825.46
196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浮生剪影:一位耄耋老人的自白/黄炳辉口述;
罗珊,陈思整理.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ISBN 978-7-208-12054-9

I. ①浮… II. ①黄…②罗…③陈… III. ①黄炳辉
—自传 IV. ①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17232号

特约编辑 李祚唐
责任编辑 孙瑜
封面题字 石玉琪
封面设计 甘晓培

浮生剪影

——一位耄耋老人的自白

黄炳辉 口述

罗珊 陈思 整理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5 插页 6 字数 166,000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2054-9/K·2156

定价 38.00元



黄炳辉教授近照



1993 年，公派到菲律宾雅典耀大学讲学，首次到先父黄则滋任教的那牙华英中学校门口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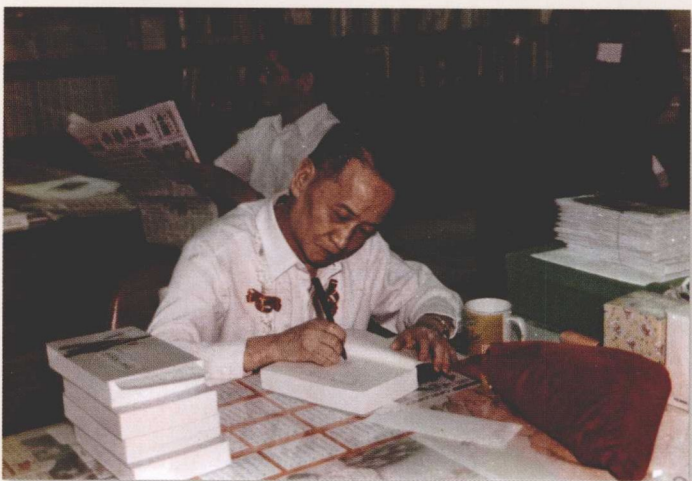


1998 年，在菲律宾华文教育研究中心与领导合影（左起：华教中心副主任黄端铭、主任颜长城、黄炳辉及夫人何秀莉、副主任沈文）

2001 年，黄炳辉夫妇
赴京参加国际儒商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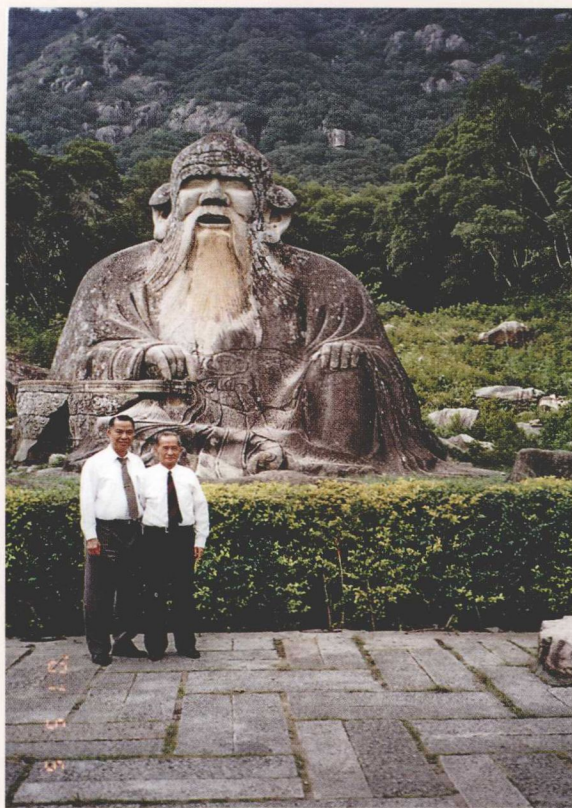


黄炳辉在《旅菲文史随
笔》首发式上为读者
签名



2003 年，黄炳辉与应
陈永栽邀请赴菲考察
的学生合影。（左起：
厦门大学学报原编审
贺秀明、厦门大学副校
长詹心丽、厦门大学中
文系教授黄鸣奋、厦门
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原
副院长陈荣岚教授）





2001 年，与菲律宾商界传奇人物陈永栽在合著《老子章句解读》前，一同到泉州清源山老君岩参观合影



2002 年，在《老子章句解读》首发式上



2004 年，菲律宾华商丁德仁在厦大中文系设立奖学金，与中文系领导合影。左起：黄炳辉、丁德仁、时任中文系系主任黄鸣奋教授、副系主任朱水涌教授



2006 年，黄炳辉先生与陈永栽先生在香港马会会客厅拜会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



2004 年，在菲律宾举行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亚洲论坛期间，黄炳辉与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许又声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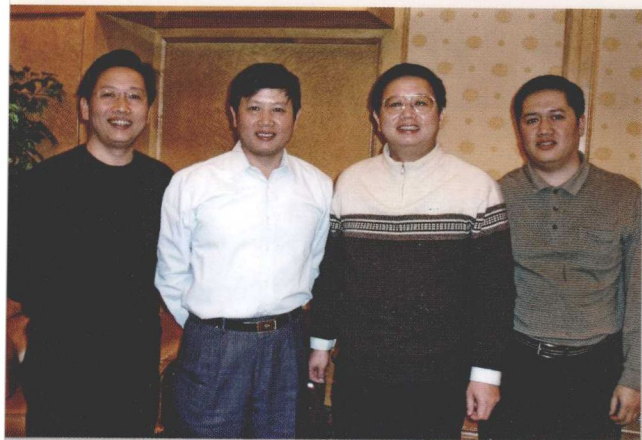
2005 年，黄炳辉夫妇由已毕业研究生熊晓燕陪同到普陀山礼佛



2007 年，国际知名学者、作家刘再复夫妇赴菲作学术报告时的合影。前排左起：菲律宾《世界日报》社长陈华岳、刘再复、黄炳辉，后排左起：《世界日报》总编侯培水、编辑小刚、刘教授夫人菲亚、黄炳辉夫人何秀莉



2007 年春，在中华文化优秀著作颁奖仪式上。左起：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原院长陆文虎少将、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许又声、黄炳辉及夫人何秀莉、北京赴菲文化使者代京华夫妇、获奖者清华大学教授张美兰



黄炳辉四个儿子（左起：三子黄友贤、二子黄友义、大儿子黄友仁、小儿子黄友胜）



母亲杨志珍

黄炳辉妻子何秀莉与四个儿媳合影（左起：小儿媳妇肖为红、二儿媳时淑璋、何秀莉、大儿媳高青、三儿媳阮丽华。）



黄炳辉夫妇与四个孙子合影（左起：小孙子黄卓勋、三孙子黄卓睿、二孙子黄卓彬、大孙子黄卓然）

浮生剪影

见证共和国沧桑的心灵讲述

刘再复

黄炳辉教授是我的老师。1959年至1963年我在厦门大学中文系读书期间，他作为年轻教师，开设的是《语言学基础》的课程。而我选择的是文艺学专业，所以没有直接听他的课。但我和我的同学都知道，黄老师是一个很有才华又很刻苦的老师。他的父亲是菲律宾华侨，而且是菲律宾一所华侨中学的校长。也许因为有父亲的文化基因在，黄老师从小就很会读书，后来成为新中国首届毕业的大学生并留在母校厦门大学担任助教。我和我的同学还知道，黄老师是一个很听党的话的老师，所以毕业后还被送往北京大学进修前后三年，而且见到了毛主席。总之，黄老师是个好老师。在厦门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涯中，黄老师只给我留下一个“好”字的笼统印象。

四十多年过去，直到2003年我接受菲律宾作家协会的邀请访问

菲律宾时，黄老师才以一个丰富、博学、和蔼的形象重新进入我的生命深处。此次，黄老师的形象不再是笼统的，而是非常具体、非常亲切。一到菲律宾，我除了必须按照东道主的安排作两场演讲和参加多次作家聚会之外，还被旅菲乡亲们的隆重盛情所包围，以致过于劳累而在参观美军基地时晕倒。尽管确实太忙，但我还是没有忘记去拜访黄炳辉老师。一到他家，才发现他在这里营造了一个读书研究的“象牙之塔”，寓所四壁全是《四库全书》。他见到我被“全书”所抓住，就解释说：“这些书是陈永栽先生买来给我用的，陈先生自己也读。我们一起研究。”经黄老师介绍，我才知道，原来，陈永栽是黄老师父亲（黄则滋）的学生，也因为这一缘分，陈先生把黄老师请到菲律宾担任他的家庭教师，先教他的儿子，后才与陈永栽先生“亦师亦友”。黄老师谦称自己为“陪读”，实际上是给陈永栽先生讲述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并一起研究这些经典。

陈永栽是谁？幸而我到菲律宾之前就读过《亚洲周刊》对陈先生的采访录，知道他可是菲律宾第一财主（首富），富甲一方的大企业之王。他不仅拥有建筑业、养殖业、农业、旅游业方面的公司，而且涉足航空业、金融业，是菲律宾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传奇性人物。到了黄老师家，听他讲述陈永栽先生好学深思的故事，每一个都让我惊讶。听了之后，我对身边的菲亚说：“你看黄老师到了海外倒当起‘王者师’了，当‘政治王’的老师难，当‘经济王’的老师更难。当今一流的人才不在政治界，也不再学术界，而在经济界。”黄老师听了郑重地解释道：“我和陈先生真的是互为师徒。有时是我当老师他当徒弟，有时是他当老师我当徒弟。”陈先生才华过人，通晓菲语、华语、英语，熟读中国传统人文经典，可背诵许多唐诗宋词而且很有

自己的见解，他倒确实是一流人才。我国领导人（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到菲律宾开会或访问时，都特别去看望陈先生的老妈妈（在菲律宾的华文教育中作出很大贡献的慈母）。江泽民还与陈先生一起高唱《毕业歌》。陈先生之所以和共产党的领导人没有隔阂，显然是他在与黄老师的交往中，对共产党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黄炳辉老师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无可逃遁，也经受过精神苦难（下文再细说），但他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对历史的评价却一点不掺杂私心。

记得是见黄老师的第二天，我的外甥（谊姐刘惠惠的儿子）开车载我和菲亚去游玩。途中，外甥突然把手机塞给我说：“陈永栽先生想和你说话，他的直升机就在我们的上空。”接过电话，立即听到陈永栽响亮的声音：“我是陈永栽，那天您演讲时，我在国外，没听到太遗憾。今天我们一定要见见面，请您的车开往前边的大饭店，我在那里等您。”陈先生所讲的饭店名，我外甥一听就懂，那是陈先生自己开设的著名餐厅。十分钟后，我们到达饭店，陈先生已坐在那里等候了。见面时，除了几句客气话，他就立即提起黄炳辉老师，说他在向黄老师讨教中国的古代经典。我说我也天天在读“老三经”——《山海经》、《道德经》、《六祖坛经》，而且读过他和黄老师合著的《老子章句解读》，特别欣赏书中说孔子重“教化”与老子重“自化”的区别。我也把中国文化分为重教化、重伦理、重秩序（孔孟为代表）和重自然、重自由、重个体（庄子为代表）的两脉。没想到，听到我说了这句话，他竟慌忙地寻找纸笔，一下子拿不到纸，竟然抽出一张桌子上的餐巾纸，铺开之后就对我的话记下。看他如此谦虚认真，我真感动了！便接着说，要“化”他人、改变他人并不容易，但“化”自己、改变自己还是可能的。慧能讲的其实也是自化、自救，恐怕自

化、自救的真理才是真经。他听了就问：老子讲“不争之德”，庄子讲无是非观，是不是真的不分是非？我说：其实，他们心里并不是没有是非，只是主张不要纠缠于是非，该言即言，该行即行，不要陷入无谓争执。无谓争执，既是法执也是我执。道破一则见解，有悟性者一听就明白；无悟性者，一辈子也弄不明白，与他争辩有什么意义？他听了之后又记录了下来。见了陈永栽先生如此谦卑、如此好学、如此投入，我暗自惊叹：真奇人也，难怪他如此成功！四五年过去了，与陈永栽先生见面的瞬间，尤其是他那渴望学习的诗意细节，还一直在激励我，而且天天提醒我：创造超人的业绩，首先一定要有超人的学习精神，抓住所有的机会学习，抓住向所有可学之人学习的机会。陈永栽给我留下太深太好的印象，所以我一直存有一种好奇心。他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他是怎么成长和强大起来的？这回读了黄炳辉老师的自传方才明白，原来，他从小就背《千家诗》、《三字经》等各种古诗古文；原来，他有一位伟大的母亲；原来，他有一种永远燃烧的求知欲和对人间永远的大慈悲。

——认识陈永栽之后，我才进一步认识我的黄炳辉老师。我在想：黄老师当我和我同学的老师容易，而当陈永栽的老师可不容易呢。这是多大的挑战？他面对的是一个精通三种语言，从小熟读中国古代经典而且知识面极为广的一国首富，是一个喜欢每事问（孔子语）、每句问（认真）、每题问（质疑）的国际性大儒商，是一个渴望知识比渴望财富更甚的正在叱咤风云的奇人奇才。面对这个丰富的、多重的存在，黄老师怎么办？说难，实在难，正如书中所叙：

陪陈先生读书，比在大学教书还辛苦。在大学教书，比较长期地固定某一专业某一方面，即使有所拓展有所转移，也不离本

行。而且是备好课才上，完全主动。每年要上的课内容当然要充实、翻新。但有了原来的基础，不是上新课。陪陈先生读书完全不一样，我完全处于被动，像餐馆顾客点什么菜，老板就依了；而且缺乏一贯性、系统性、阶段性，且是跳跃、穿插、零散，谈不上讲的是一门完整的课。一段时间讲唐诗，没讲上一二十首，就要讲辞赋；没讲几篇辞赋，又要讲兵法，孙子讲了还没讲吴子，就要讲古代几个战例，又跳过去讲春秋战国的某些人物、事件……陈先生在人文科学方面，如对《易》、《春秋左传》、《老子》、《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古文观止》、唐诗宋词等，都有广泛涉猎、兴趣多方面，与其事业的广泛性和兴趣的多维度是统一的。

这是难的一面。说不难，也不难。因为黄老师毕竟有广博而深厚的文学底蕴在，而且本是一个拥有超人勤奋的“书痴”，什么难都可对付。他读书“常读到废寝忘食的痴迷状态”（传中语），与陈永栽先生分别阅读（独读）时也是这种状态。黄老师在菲律宾十二年，除了与陈永栽先生共读、共阅之外还合著四部大书，独著三部论著和一百多万字文章。合著的四部包括《文史经典解读》、《国学研究论稿》、《老子章句解读》、《椰风窗前共琢磨》等。可以理解，“共琢磨”之后只能是黄老师一个人执笔。2007年，我从菲律宾捎着黄老师所赠的一大沓著作返回美国，并一部一部阅读。我正好在“返回古典”的路上行走，自定“六经”朝夕思索。此时读黄老师与陈先生的著作，分外感兴趣，不仅屡受启迪，而且无比快乐。有一瞬间，我竟萌生一个荒唐想法：如果我有陈永栽先生的财力，一定要请黄炳辉老师到落基山下来教我。转而又生一个念头：我们偌大的祖国，财力决不在陈永

裁之下，怎么能让黄老师这样的人才外流到菲律宾？他要是当年留下来培养研究生，那些学子们今天该是最新的一代学界脊梁了。

黄炳辉老师学问好、人品好，又有如此成就，可在自传中却一再把自己界定为“不知名的草根平民教授”，谦卑之至！我当然不同意黄老师过于自谦的界定，所以才说他是“一方财王之师”，是别一意义的“王者师”，而不是“平民教授”。然而，话说回来，黄老师也确实一生不求功名，不求闻达，只知读书、只知写作、只知埋头用功，人生极为低调。他也确实出身于草根阶层，父亲虽是“知识华侨”，但抗日战争开始后侨汇中断，一家便陷入极度贫穷。他出生于泉州鲤城内南门城乡交界处的青龙巷。半是城市之子，半是乡村之子，生性质朴而与世无争，倒是一个底层的书生。也许他体验过草根阶层的贫寒，所以能成为共和国首届大学毕业生，就格外欢喜，格外满足，也格外感激。他视毛主席为北斗救星，以能见到毛主席为最大荣幸。可以说，他是一个真诚地热爱共和国并与共和国相依为命的知识赤子（用“知识赤子”一词可能比用“知识分子”更为贴切）。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赤子，他也难以逃避共和国早期的种种人为灾难。罗素曾说，人有免受恐惧的权利。但老实至极的黄老师却难逃恐惧的集体宿命。《浮生剪影》的前半部分真实地记录了我的母校厦门大学在反胡风运动、反右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的苦难岁月。最让我惊讶的几件事：一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连翻译《资本论》的王亚南校长，也被“押上”审判台，“被红卫兵夹住双膀，‘喷气式’地批斗”。黄老师目睹这个戴着眼镜、头有点秃的马克思伟大著作的翻译者变成被专政、被声讨的“主角”，心中充满惶惑、悲悯与恐惧。二是从反胡风、反右到“文革”中我熟悉的老师